



北齊書卷三十四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葉 撰

列傳第二十六

楊 惇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愷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愷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愷便號泣感嗟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愷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寶落地羣兒咸爭之愷頹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愷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愷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愷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

水遂入晉陽西縣齋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顯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余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帳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韋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醫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屢載扁舟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寃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鄆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

及崔㥄出遭離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
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
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
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
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
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
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
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遺愔從兄寶
猗齋書慰喻乃遣光州刺史奚忠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
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礪磧戌州內有愔家
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
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
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惜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惜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厄冒履艱危一殯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惜之用人似負士市瓜取其大者惜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綾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以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憎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餽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惜隣宅惜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

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
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
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
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鄭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鄭子獻立計欲處
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恩榮
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
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
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
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以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
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
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
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
并與諸勳貴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醜輩卽捉及宴

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尙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驩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寔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壇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官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嚙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讖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

童謠曰白羊頭尾禿殺癩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達我道不達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憎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憎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駢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憎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陽翟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卽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勲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卽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憎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升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習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秘書監與楊憎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梁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
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款狎共
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
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進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
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北齊書卷三十五

隋 太 子 通 事 舍 人 李 百 藥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弟諱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亾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曰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

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益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晝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諤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禡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閩門改葬託諤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讀之諤之及皇甫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諤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諤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諤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諤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諤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諤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

鄉音識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贊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
鄉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預代去
日爲吏人所懷齊亾仕周卒伊川太守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
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徵爲元謀徵曰創諱之始本不關預雖
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
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詢防卒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
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並繫
獄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
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送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鞭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
身不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勤依禮典從余朱榮平元顯賜爵武成子累遷尚書二千石

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宴之後圍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輩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燕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稟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貢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爲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

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員外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至汎
篤頓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尙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令使
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印
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識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
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印所制子父嗣襲爵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
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
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
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
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
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鄭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
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

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福陽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逕歸鄉里侍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禪稱疾不動五子璿玘璣瓊並有志節爲世所稱

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讓之傳裴文季爲不亡矣○臣範按裴讓之裴俛之子北史俛字文化而此云文季未知孰是

案奏言○北史案作密

